

取材于吴苾雯报告文学《高三家长》

爸妈不容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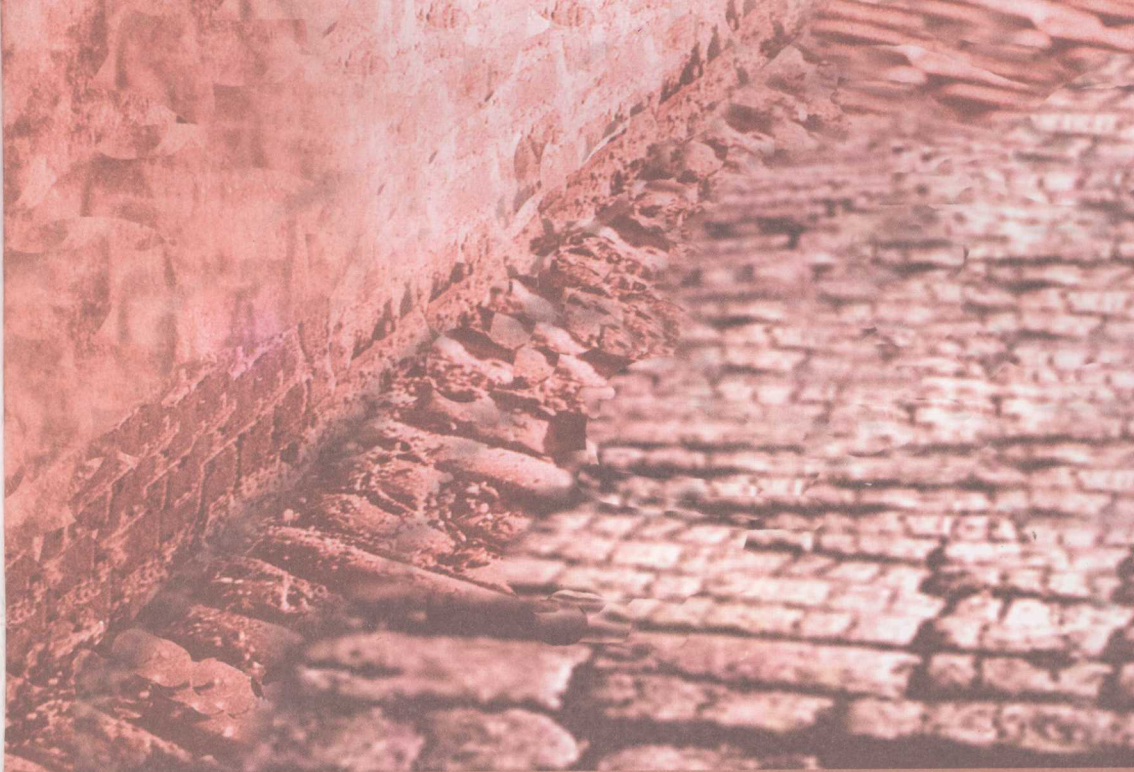
BAMABURONGYI BAMABURONGYI BAMABURONGYI B

《香樟树》、《亲情树》后又一力作
原生态再现中国家庭教育现状

顾伟丽
李亮
著

BAMABURONGYI

长江文艺出版社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

爸妈不容易

bamaburongyi

李亮 顾伟丽 著

《高三家长》

《香樟树》、《亲情树》后又一力作
原生态再现中国家庭教育现状
取材于真实生活报告文学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爸妈不容易/顾伟丽、李亮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5

ISBN 978-7-5354-3459-3

I. 爸…

II. ①顾…②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1536 号

责任编辑:陈俊帆 尹志勇

责任校对:刘惠玲

装帧设计:天一创意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

印张:22.125 插页:1

版次: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16 千字

定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1

黝黑广袤的丘陵上，一列火车在皎洁的月色下急速穿行。

硬座车厢内很安静，旅客们大都已进入了梦乡。邹志靠在椅背上，脑袋歪在一边，时断时续地打着呼噜。对面，他的妻子吕晨红还在轻声地叮嘱着儿子邹小鲁，希望小鲁到了上海后要听外婆的话，要听舅舅舅妈的话，要抓紧这关键的一年……小鲁有些听腻了：“妈，这些话你都交代了快一百遍了。”晨红嗔怪地撸了撸儿子乌黑邦硬的头发：“夸张……有这么多吗？”

邹志冷不丁地咂吧咂吧嘴冒出来一句话：“有，我证明，有这么多。”

晨红转过身来，看见邹志依然闭着眼睛，她捅了捅邹志的胳膊肘：“喂，你到底有没有睡着啊？”邹志眼皮还是没睁开，嘴里却嘟囔着：“睡着了，可是不耽误听你们说话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可是他邹志哪里睡得着啊？这一路上，他的眼前就跟过电影似的，作为一个上海女婿，到上海的火车来来回回加起来，他也就乘过十次。第一次是他跟晨红结婚两年后去上海拜见丈母娘；第二次是大舅子吕晨亮结婚缺钱置办不起家当，他们两口子千里迢迢地赶去送钱；第三次是带着周岁的小鲁去上海看外公、外婆；第四次是给岳父奔丧；第五次是……是……邹志摇了摇昏沉沉的脑袋，他想不起来了……

这一次去上海，邹志表面轻松其实他心事重重。听着晨红一遍遍地

叮嘱儿子到上海后要这样要那样，邹志嘴上不说但在心里也跟着妻子一遍遍地重复着。十七年了，小鲁还从没有离开过他们，而这一次，儿子要在上海待上整整一年，这一年里，他就很难见到儿子了。一年后，要是他考上了大学，那就是四年见不到了。四年后，要是他留在上海或是外地工作，那就不知道是多少年了……想到这里邹志的心里就微微地泛酸。

儿子长大了，该出去历练历练了，邹志在心里这么宽慰着自己。从小鲁出生的那天起，邹志就在盼着这个黑乎乎的小子快点长大，长大后爷俩可以像兄弟似的坐在一起喝酒、聊天、爬山、下棋。事实上，这么多年来，邹志的确是这样跟儿子相处的，父子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等的，所以才造就了小鲁今天的性格。

刚刚过了十七岁生日的邹小鲁，长得高高大大的，但笑起来还是一脸的稚气，在邹志的“熏陶”下，他爱看闲书，兴趣广泛，有想像力，重情义，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却一般般。明年小鲁就要参加高考了，别人家的孩子请家教，上补习班，昏天黑地地都开足了马力准备冲刺，他却好，整天在球场上消耗自己过剩的精力不说，还在数学课上大模大样地写小说，被数学老师抓住后死不认账，伙同死党尤帅一唱一和地捉弄高度近视的数学老师。班主任对他又爱又恨，苦口婆心地劝他把心放到学习上来，但他跟班主任说您还是让我顺其自然吧，我爸说了，也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能成材啊，我爸他高中还没毕业呢，可校长都说他是个对教育事业有贡献的企业家啊。

班主任当时气得鼻子都歪了，把邹志叫去一顿臭骂，班主任说你平时怎么跟邹小鲁灌输的这些歪理啊？你没上过大学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，你还想让你的儿子退回到三四十年前的社会里去生活吗……出了几个钱帮学校把操场垫了垫就真当自己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了？校长夸了你，你就在儿子面前乱吹，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不就是怕你儿子踢球崴了脚吗……

班主任跟邹志是一条街上长大的邻居，他是看着小鲁长大的，所以说起话来毫不客气。邹志听到小鲁跟班主任讲的歪理，一开始还乐呵呵地心里窃笑，听着听着就觉得问题严重了。按班主任的说法，以小鲁的学习成绩想在山东考上大学根本没戏，小鲁就要被这个社会淘汰了。邹志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了，赶紧毕恭毕敬地向班主任认错，让他给出个主

意，这不是离高考还有一年的时间嘛，咱不能看着孩子就这样被淘汰了啊，是不？班主任思前想后，告诉邹志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让小鲁到上海去读高三，上海的录取分数线比山东低很多，小鲁或许还有希望。

小鲁的户口在上海，当初在落实知青政策的时候迁过去的。本来，外公外婆是希望小鲁到上海去读小学、中学的，可大舅妈朱燕珍偏不同意，说家里住不开，所以小鲁也就一直留在山东读书。班主任说：“现在这种节骨眼儿上，人家的父母削尖脑袋想把孩子往海南、新疆这些分数线低的地方送，但苦于现在的政策越来越紧，你们的孩子有上海户口，干吗不好好利用一下啊？”

邹志匆匆忙忙地回到家跟晨红商量，邹志心想，现在小鲁的外公已经去世，小鲁的表哥壮壮今年如果能考上大学的话，上海的家里应该可以让小鲁住下了吧？夫妻俩几夜没合眼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送小鲁到上海读高三。

吕晨红理了理额前被风吹乱了的头发，露出了她柔顺微带笑意的脸庞。看着对面处变不惊的丈夫，心里的烦扰和担忧暂时消失了。丈夫是个敢做敢当的男人，十几岁上没了双亲，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了大西北，十几年的戈壁狂风和疏勒河刺骨的冰水，把他打造成了个铮铮硬汉，在兵团里他一呼百应。“文革”结束知青返城，别人都走了，他却要留下来，说一个小小的黄渠镇都没建设好，回到山东也是个废物。可就是这么个硬汉，为了五岁的儿子今后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，毅然放弃了镇长的职务，1986年底，带着妻儿回到了山东老家办厂创业，他要让晨红和小鲁跟他一起奔小康。夫妻俩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，邹志就说晨红傻，怎么就这么相信他这个被丈母娘称作山东响马的话呢？晨红就傻傻地笑了，她也觉得自己有时很傻，但是一想到身边的丈夫和儿子就心满意足了。

晨红的确是个很容易就感到满足的女人。为了能让大弟弟晨亮留在上海，她主动提出来去支边，能在甘肃跟邹志相恋结婚，她觉得很满足。二十年前，知青返城的时候，她把顶替回上海的名额让给了二弟晨光，自己留在了甘肃，后来有了儿子小鲁，她更是觉得满足了。丈夫白手起家办厂创业的时候，历经坎坷，三起三落，当时的邹志灰心丧气，她就说了一句话：老邹，这都没啥了不起的，从头再来呗。单位裁员她

下岗了，她安安静静地回到家，第二天就去外面找临时工干去了。邹志现在把一个陶瓷厂办得红红火火的，她幸福得快像蜜糖似的化了。现在，为了儿子的将来，一家三口坐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，她心里有一丝浅浅的幸福也有一丝隐隐的担忧。

其实，晨红梦里经常回到上海，毕竟她的根在上海，而且母亲也一天天地见老了，但她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为了丈夫和儿子，她还得再等几年。

2

上海火车站南二出口处，吕晨亮扶着吕母站在那儿，吕母踮着脚尖急切地张望着出站的人流。

吕母七十出头的样子，打扮得干干净净，很朴素，看着还挺精神。吕晨亮头发梳得油光光的，穿得很隆重，一身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，皮鞋锃亮，不像是来接站的，倒像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似的，引来旁边书报摊上小贩的频频注视。

出站的人流渐渐散去了，还是没有等到晨红一家，吕母有些着急了，怪罪起晨亮来了：“我说买张站台票进去接吧，你就是不肯，你怎么抠门儿抠成这副腔调了呢！”

天热，晨亮已经捂出一头汗来了：“哎呀，妈，不是我要省这两块钱，是我姐夫他在电话里关照说让我们在出站口等的啊。”吕母瞥了他一眼：“哼，你姐夫那是在跟你客气呢，你倒好，居然一口吃进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打小就会算计。”晨亮苦笑着，抓耳挠腮地想解释却又解释不清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大舅！外婆！”

娘俩转过身来，看见晨红一家三口已经站在他们面前了。

吕母抓着小鲁的手，上下打量着看不够似的：“这孩子，两年不见长这么高了，外婆现在得抬头看你了。”晨红眯眼笑着：“妈，不用说你了，连我都要抬头看他呢。”吕母眉开眼笑地还在端详小鲁，“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，现在完完全全就是个大人的样子了，可就是晒得太黑了。”小鲁傻呵呵地笑着，邹志勾着小鲁的肩膀，得意道：“妈，他哪是晒得啊？那是天生的，随我啊。”吕母打开邹志的手：“去，别糟蹋

我外孙子，我让他喝一年黄浦江的水，肯定能白过来。”吕母转头亲昵地勾过小鲁的手臂，对他说：“千万别学得像你爸啊，你这个黑面孔的老子要是生在老朝代，肯定是到水泊梁山入伙去了。”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说笑着，只是苦了一身正装的吕晨亮，晨亮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，伸手接过邹志手里的拉杆箱，催促道：“走吧，咱们别在这里晒着啦，先上车吧，上车再说。”

晨亮开着车上了高架桥，邹志坐在他旁边，端详了半天，邹志开起了晨亮的玩笑：“晨亮啊，看样子你混得不错啊！西装笔挺，还开着奥迪，股票赚了一大笔吧。”晨亮喜滋滋地还没答话呢，吕母在后座戳了邹志的肩膀一下，“你这个当姐夫的就别没正形了，你在挖苦他，他听不出来，还当你是夸他呢！他炒股都已经炒成了股东了拿什么买车啊。这车啊——是他跟人家学员借来接站的，过一会还得接人家去练车呢。”晨亮擦了一下鼻尖的汗：“哎，妈，让你这样一说，我不就成了违反规章制度了吗？我只不过是说了一句今天姐他们一家从山东来，那小伙子脑子反应快，硬要把车借给我的啊。”一家人哄笑了他几声，又各自聊开了。

“喂，对了，昨天半夜里晨光从大连打了个长途来，特意关照我说要是楼下住不开，让你们住楼上他们家呢。”晨亮侧脸跟邹志说道。“算了，算了，你们要是不嫌我们挤，我们还是住楼下吧，晨光、宋琼两口子都是爱干净、爱清静的人，我怕给他们弄乱了。喂，晨红你说呢？”邹志扭头问晨红，吕母不等晨红答话就替他们安排好了：“两年没来了，你们就住楼下吧，一家人可以热闹热闹。再说，过几天晨光他们也就回来了。”

车子到了楼下，晨亮跟邹志从后备箱里往外搬行李，晨红和小鲁扶着吕母下了车。

晨红抬头望了望眼前的老楼，很是感慨。邹志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行了，到家了，别发呆了，等小鲁入学的事办好了，我陪你好好在上海兜一兜。”晨红感激地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晨亮悄悄地凑了过来：“喂，姐、姐夫，你们呆会儿到家了，千万别跟燕珍提壮壮高考的话题啊。”晨红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：“怎么啦？”晨亮叹了口气：“唉，这些天啊，只要一提到这个话题，她

就紧张。”晨红纳闷儿了：“怕壮壮考不上大学啊？”晨亮摇了摇头，吕母插话道：“壮壮进大学是不会有问题的，他们南格中学连着好几年升学率都是百分之一百，壮壮在学校里也不算是差的。”邹志也觉得奇怪：“那燕珍她还担心什么呢？”吕母努努嘴儿：“喏，他们两口子跟壮壮估算了一下他的高考分数，结果估算出来可能进不了重点大学了，燕珍她心里就不太平了。”吕母的这番话说完，一行人都不说话了，小鲁大大咧咧的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，拎起旅行箱走到前面去了。

晨亮闷闷不乐地低着头，还在跟晨红絮叨：“这些年，燕珍心里只有壮壮考大学这一件事情，要是壮壮考不上大学的话估计她会疯掉的。真的，我一点不夸张的。我经常跟朋友们说，早知道有今天还不如当初不要孩子呢，有了孩子就等于把自己的后半生都拱手相让了，就像是做股票一样，做了长线被套牢了，他升你高兴他跌你吃瘪。”

吕母听到这话，跟上去照着晨亮的后背就是一巴掌：“还有脸提你这套丢人的股票理论。当心让燕珍听到！忘了她跟你翻脸的时候了，害得我们壮壮都没脸做人，在家里你胡乱说说就罢了，还拿到家长会上说，真是受不了你。”

看着晨红一头雾水的样子，吕母转头跟晨红解释：“他因为这套股票理论现在可是出了大名了，人家现在都叫他长线他爸，我和燕珍也跟着他倒霉，一个被人叫做长线他妈，一个是长线他奶奶。每次壮壮考试，人家就问他，长线他爸，你们家的股票这次涨了还是跌了。”

小鲁在前面听到了，偷偷地乐着，扭头看到邹志和晨红，两人也已经笑歪了。

晨亮自己也忍不住笑了，他挠了挠头皮：“嘿嘿、嘿嘿……不过话说回来嘛，这次壮壮如果考好了，那我们两口子可算是解套了。”

吕家住的是一套老式的三房一厅的公房。客厅的布置很朴素，摆放的都是些六七十年代的老式家具，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大镜框，大镜框里放满了一张张小照片，有彩色的大家庭全家福，也有黑白的吕父吕母的合影和吕晨红、吕晨亮、吕晨光兄弟三个年轻时的合影，有吕晨光和吕晨亮小家庭的合影，还有一张吕晨红、邹志、小鲁骑在马背上的合影。

朱燕珍在拖地板，她浑身上下精瘦精瘦的，两眼微凸，有些神经质

的样子。但是她做起事来手脚麻利，一看就是个干家务的好手。吕壮捧着一堆书从东屋出来，他轻手轻脚地从朱燕珍身边走过。壮壮戴着眼镜，瘦弱得像根绿豆芽似的。

“你拿这些书干吗呀？”朱燕珍停下了手里的活。“我想等一会儿把这些书送给小鲁，他复习的时候会有用的。”壮壮轻声地答道。

朱燕珍走过去一把夺过壮壮手里的书，她翻看着那些书：“这些参考书当初都是花了多少钱买来的，你看，光这一本就是十五块钱。还有这本也是十五块。唉，为了你读一个大学，我们真的是把全部家当都赔进去了，也不知道你这次能不能过一本的线，费了这么大劲，你要还只能上个二本的话，我真的要昏过去的。”

壮壮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从他的眼神中看得出朱燕珍的话给了他非常大的压力。朱燕珍看着壮壮这副样子，也有些心疼起来，她把书重新塞回壮壮的手里，她的口气也柔软了一些：“还愣着干吗呀？快把书拿到他们房间去吧。”

壮壮捧着书往北屋走去。朱燕珍刚拿起拖把，这时客厅里的电话响起，朱燕珍走过去接电话，她接电话的声音唧唧喳喳的，语速很快。

“喂，谁啊？噢，是晨光啊。大姐他们还没到呢，你哥和妈妈去接了，对，去了好久了，估计快回来了。好的，好的。等他们到了，我让大姐给你打过去吧，好的，让她打你的手机。”朱燕珍说完就非常干脆地挂了电话，接着摇摇头自言自语道：“女儿都升高三了，还有心思这么玩，真是昏头了。”

3

大连海边，吕晨光和宋琼并排坐在沙滩椅上，他们俩一边看海一边享受着日光浴。

吕晨光看着自己的手机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：“我这个嫂子看来永远都学不会跟人说再见了。”

“大姐他们还没到家啊？”宋琼关切地问道。

“还没有呢。”

“那赶紧打你哥的手机问问，是火车晚点了还是没接到呢？”

晨光拿起手机按了几个号，想了想又把它取消了：“算了，回头他们到了家会给我打电话的。晨亮这个家伙平时不舍得接手机的。”

宋琼笑了：“那还是不要打了。”

两人都不说话了，他们又转脸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大海，夫妻之间的气氛显得很平静，但平静中有一丝异样。

吕优穿着橘红色的游泳衣从他们后面奔过来。她的马尾巴一甩一甩的，充满着朝气。当她快走近时，她突然停下脚步歪着头看着父母的背影，然后悄悄地一步一步地走到他们身后。吕优突然从背后抓住父母的手。

夫妻俩都愣了一下，吕优笑嘻嘻地把宋琼和晨光的手按在一起，宋琼和晨光有些疑惑地看着优优。

“你们俩现在怎么像老头老太太似的啊，你看人家。”顺着优优指的方向，只见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对中年夫妇互相搂着，样子十分亲热。

“你这丫头，干嘛非要我们跟别人一样啊！”晨光笑道。

宋琼的手刚要和晨光的手分开，吕优又把他们按在一块儿。

“不准分开，不准分开。你看，就这样手握手多浪漫多好啊。我给你们拍张照片。”拍完照片吕优把数码相机往晨光手里一塞：“行了，你们俩慢慢欣赏吧！我就不做你们的电灯泡了，我游泳去了。”

吕优说着朝大海跑去，跑了几步，她突然回过头来。

“手不准分开。”

吕优说着开心地笑了起来，宋琼和晨光也不由地被她逗笑了。吕优掉头奔进大海中，她在浪花间像条美人鱼一般扑腾着。晨光和宋琼就这样手拉着手看着优优欢快的身影，他们的笑容渐渐凝固起来，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，彼此间稍稍都有些尴尬，随即两人的手慢慢松开了。

晨光摸出一支烟来，想以此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惆怅。

面对眼前的这份尴尬，晨光觉得很无奈，他跟宋琼已经离婚两年了，但是为了他们心爱的女儿，夫妻俩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在优优考上大学之前，一定要把假夫妻的角色扮演下去。

看着眼前在大海里嬉戏的女儿，宋琼觉得当初她坚持跟晨光达成的那份协议还是值得的。毕竟，在眼前这个花儿一般绽放着的少女眼里，这个属于她的季节依旧是完美的。但当宋琼想到一年以后，谜底就要被

揭穿时的情景，她还是禁不住叹了一口气，她不敢再想下去了……

这时，吕优在远处兴奋地朝着他们招手、欢叫，宋琼和晨光也挥手回应着她。他们力图做出很开心的样子，但眼神里还是掩不住地流露出一丝丝的怅惘。

天渐渐暗了，几个等着吃晚饭的男人在路灯下打牌。晨亮骑着自行车过来，后车座上绑着一箱饮料一箱啤酒，前车兜里塞满了鼓鼓囊囊的夹袋。

路边打牌的一个男人道：“哎，来、来呀，长线他爸，打两把再回去啊！”

“嘿嘿，就凭你这水平啊？求你了，别浪费我的脑子了。”晨亮嘻嘻哈哈地撂下一句话扬长而去。

晨亮肩上扛着一箱啤酒、手里拎着饮料进了屋，邹志赶紧上去帮忙，接过啤酒和饮料往厨房去了。朱燕珍皱着眉头蹭了过来，狠狠地捅了晨亮一下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？喝得掉吗？嫌我们来不及穷啊？”晨亮不但不生气，反而更得意了：“我又不是傻子，超市搞促销，买一整箱送十块钱的券。”朱燕珍这才不作声了。晨亮换了拖鞋也进了厨房，朱燕珍顺手整理起房门前乱七八糟的鞋来了，晨红见状赶紧过来帮忙一块收拾。朱燕珍一扭头，看见小鲁在盘子里抓起一块羊肉就往嘴里放，她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：“哎呀，小鲁，你不可以用手抓东西吃的，太不卫生了，我去给你拿筷子，你洗手去，快去。”

朱燕珍说着就风风火火地进了厨房，吕晨红依然蹲在那里，她看着朱燕珍的背影，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忧色。

窗外的万家灯火黯淡了。

邹志坐在床边剪脚指甲，看着晨红穿着睡衣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她这儿摸摸，那儿看看，知道她的心境一时半会地还平息不下来。邹志站起身来：“怎么了，都转悠半天了，回来不习惯了？”晨红摸着靠窗的一个老式写字桌，她一个个抽屉打开来看：“唉，小鲁终于可以在上海读书了，想到这儿心里就特别地滋润。”邹志嘿嘿笑了：“我就知道你心里在想这个呢。”晨红还是感慨不已：“这个写字桌还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呢，那时候整天趴在这里做着大学梦……后来‘文革’开始了，这个梦就破灭了。真希望我们小鲁能够在这里顺顺当当地考上大学。”

邹志走过去搂住晨红的肩：“放心吧，小鲁会帮你实现这个梦想的，一定会的。”晨红依旧有些担心：“可我一想到小鲁会给我妈和晨亮他们两口子添好多的麻烦，心里就觉得挺别扭挺过意不去的。”邹志宽慰道：“一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，既然已经来了，你的心理负担就别太重了。”

卫生间里的灯亮着，小鲁光着脚踩在抽水马桶的沿上在蹲坑，他手里翻着一本漫画书，正看到引人入胜之处，咯咯地笑个不停。朱燕珍穿着睡衣推门进来，一看到眼前的这种情形吓了一跳，赶紧退了回去拉上了卫生间的门。她站在卫生间门外有些回不过神来，冲着里面的小鲁大声训斥道：“上厕所要记得锁门啊，小鲁！”

朱燕珍嘀嘀咕咕地回到房间，摸黑上床躺了下来，翻了两个身后她又坐了起来。她在黑暗中发起呆来，然后又翻身躺下，折腾来折腾去的，晨亮被她吵醒了。晨亮烦躁地一掀毛巾毯，开灯坐了起来：“哎！我说你翻来倒去的折腾什么呀！你还让不让我睡了？”朱燕珍烦躁地说：“我头疼，睡不着。”

晨亮坐起来替朱燕珍捏头捏背，没好气地埋怨道：“好好的怎么又头疼了？你学问不会做，倒是整天动不动的就头疼。挪过来点，我帮你捏捏肩膀。”

朱燕珍皱着眉头：“壮壮的事情已经让我够担心的了，现在家里又多出一个小鲁来，唉，让我怎么睡得着觉！”

“小鲁怎么啦？他有什么事情惹你不高兴了？”

“本来是盼着等壮壮去上大学后，我可以喘口气轻松一下了，可是，还没等壮壮进大学呢，小鲁就已经到了。过几天，大姐两口子一走，这不又都成了我的事情了吗？我是实在不愿意再给高三的孩子做家长了。”

晨亮心里一咯愣儿，停下了手：“小鲁来上海读高三，这可是家里早就讲好的事情啊，我姐她这一辈子可够苦了。我可提醒你，到时候别来搞什么事情啊！”朱燕珍急忙申辩：“我知道。可是我一看到小鲁的样子，就忍不住头疼，你看看他，鞋子是一只黑一只白的，上厕所门也不关，而且还踩在马桶上，壮壮送给他这么多参考书他看也不看，漫画书倒是不肯离手，这种孩子你说让我以后怎么管呢？”晨亮继续帮朱燕珍捏头，他晃悠着脑袋不在乎地说：“到时候你想管的话就多管一点，不想管的话就不要管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不是还有我和妈吗？”

“你说得简单，我要是这么潇洒倒好了，他在我家里，我肯定要管

他的。唉，只怪自己命苦，一辈子操心劳碌的命。”

晨亮把朱燕珍往边上一推，不给她捏了：“你烦不烦啊！你们女人就是烦，颠三倒四的没完没了。”

朱燕珍往床上重重地一躺，她对着天花板瞪着眼，嘴里还在嘟囔：“也不知道我这劳碌命能换来什么结果。唉，不想了，关灯睡觉，明天还得早起查分呢。”

4

清晨，一缕阳光越过枝头洒到了吕家的阳台上，知了又开始了一天的鸣叫。家里一片静悄悄的，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。邹志夫妇一早就带着小鲁出了门。宋琼托人找关系，把小鲁塞进了吕壮和吕优就读的南格中学借读，今天约好了要跟校长见个面，要把小鲁的入学手续给办妥了。

吕母和晨亮一家三口都拥在了晨亮夫妇的房间里，床头柜上摊着壮壮的身份证和准考证。还有一份剪报，上面登着高考考分的查询电话。

刚刚过了七点半，朱燕珍就沉不住气了，她拿起电话开始拨号。晨亮满眼期待地守在旁边。壮壮则靠在房门旁边的墙上注视着父母的一举一动，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安和胆怯。拨了两遍电话也没人接，朱燕珍犯了焦虑症似的急躁起来：“这个查分电话怎么还没开通？都已经过了七点半啊。”晨亮故作镇定地埋怨她：“着什么急呀？报纸上不是写着八点钟正点开通吗？你怎么就没有一点耐性呢？”朱燕珍申辩道：“写是这样写，但一般都会提前一点时间开通的。”晨亮抢过电话：“我来试试人工台看看有没有人接听。”

两口子唧唧喳喳地折腾了半天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终于接通了电话。此时，壮壮已经紧张得脸色有些发白了，吕母看着壮壮紧张的样子，拉过壮壮坐了下来，她拍拍壮壮的手背安慰他别害怕。

朱燕珍拿着电话在往里输号码，晨亮把壮壮的身份证和准考证递到朱燕珍的眼前。朱燕珍输到一半突然胆怯地停了下来，她把电话塞到晨亮手里：“还是你来吧。”晨亮比她还要紧张，一个劲儿地想往后缩：“你搞什么名堂嘛！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干吗要我来啊？”

“哎呀，你来，你来嘛，快点。”朱燕珍不由分说就把电话塞到了他的手里。

晨亮拿起电话抖抖索索往里输壮壮的准考证号，输完后，他怕被电话烫了耳朵似的隔着老远听，朱燕珍也把耳朵凑过去听。

“有了，你听吧。”晨亮带着颤音儿地把电话递给朱燕珍，想不到朱燕珍猛地后退了一步躲开了，“我不听，你听，你听好了告诉我。”她也像是怕被烫着似的。晨亮只得又拿起了电话听筒，朱燕珍站在旁边一边用力地扇着扇子，一边紧张地观察着他的表情，吕母和壮壮也紧张地看着晨亮。晨亮的表情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内由专注变成了紧张，接着又变成了惊慌疑惑。“多少分？”朱燕珍推了推他。晨亮嘴唇哆嗦了一下没有说出话来，朱燕珍急切地问：“多少分？你快说呀！”晨亮慌忙拿起壮壮的准考证：“不对的，刚才肯定是我输错准考证号了，这肯定不是壮壮的成绩。我重新打，我打人工台试试。”

朱燕珍手里的扇子一下子掉到了地上，她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妙。晨亮又开始拨号，但他已明显地乱了方寸，电话都被他碰翻到了地上。朱燕珍愣了好几秒钟后猛地跳了起来，她粗暴地从晨亮手里一把夺过壮壮的准考证，“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连个电话号码都拨不准，把电话给我，让我试试人工台。”朱燕珍接过电话开始拨号，她的神情极其紧张，拨电话的手颤抖得十分厉害。

朱燕珍报了壮壮的证件号码后开始等待，此时她背后的衣服已经湿成了一片。电话里开始报分，她一手拿着电话，一手举着壮壮的准考证，眼睛骨碌骨碌地飞快地对着号码……突然，朱燕珍的眼珠不动了，定格了，她的脸变得惨白惨白的，脸上一副绝望的神情……

公交车站，邹志、晨红、小鲁三个人在一起排队等车。

“小鲁啊，亏得你小舅妈托关系，人家王校长才答应了你进南格中学，人家这可是上海市重点啊，你可不能再打马虎眼了啊。”晨红忧心忡忡地关照着。

“妈，我知道。”小鲁一副大大咧咧的表情。

晨红哪里放心得下啊，试探着问道：“你这一阵子不能放松啊，开学后马上就要参加考试，这个假期你得抓紧准备啊。王校长可是说了，摸底考要进入前一百五十名才能留下来啊，那是不是很困难啊？”

“大概是吧。”小鲁心里也没底。

“那你能考得到吗？”

“我怎么能知道啊，要是考不到的话，我就再回山东呗。”

邹志在小鲁的头上敲了一下：“回山东？这六万块钱的赞助费都缴了，那可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啊。你这熊孩子，你就不能说几句让你妈宽心的话吗？”

小鲁嘿嘿笑了：“妈，你放心吧，我那是吓唬你的，不就一百五十名吗？没问题的。”

“这才像话！今后我们不在你身边，你得管好自己啊！这马上就高三了，有些兴趣爱好该放一放的就放一放了，像什么下棋、写小说之类的事情，等考上大学再去摆弄不会损失什么的，不就一年的时间吗？”

“爸，你也放心吧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”

邹志和晨红看着小鲁舒心地笑了。

黄昏，夕阳斜斜地从窗户中射进吕家的客厅，家里安安静静的，好像没有人在似的。

门铃响过好几声，吕母才来开门，她的眼睛红红的。晨红进屋后发现整个屋里的气氛有些不对，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吕母：“怎么了？妈，是不是壮壮分数进不了一本了？”吕母沉默片刻：“不用说一本，就连二本都毫无希望。”一时间，门口的几个人都愣在那里，这个结果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。晨红关切地问：“那他们人呢？”吕母抹了抹眼泪：“晨亮和阿珍在他们屋里，阿珍她都急得尿血了。”

“啊？那壮壮呢？”晨红一时没了主意，扭头看看邹志和小鲁。

“在我屋里，从知道分数到现在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他妈妈也不理睬他，这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。”吕母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。

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朱燕珍仰面躺在床上，她瞪着双眼对着天花板发呆，她脸色惨白，像是得了一场大病似的。晨亮坐在她旁边担忧地看着她。

晨红和吕母轻轻地拧开门走了进来，吕母手里端着药。晨红关切地看着朱燕珍：“晨亮，阿珍她好一些了吗？”晨亮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。吕母把药递给晨亮：“我给她煎了一点汤药，这个药治尿路感染很管用

的。”晨亮接过来，没好气地对着床上的朱燕珍道：“喂，妈给你煎了药了，你听到了吗？”

朱燕珍还是原样躺着一动不动。

晨亮把药碗往床头柜上一放：“姐，你跟妈在这儿坐一会吧，我过去看看壮壮。”朱燕珍厉声说：“你不准去，谁也不要理他。”晨亮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朱燕珍，无可奈何地嘟哝了一句又折了回来，他垂头坐了下来。吕母不满地道：“这是干什么呀，考试没考好，儿子也没得做了？”

晨红坐到床边拍拍朱燕珍：“妈，阿珍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她一会儿会好的。燕珍你还是先起来把药喝了吧。”朱燕珍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不喝。”“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，可是你要知道身体是最重要的，千万别因为这点事情弄坏了自己的身体。”晨红把药给朱燕珍递过去，却被朱燕珍生硬地挡了回去：“我现在真恨不得死了算了，还吃什么药啊。”晨红依旧柔声细气地劝慰她：“阿珍你干吗要跟自己过不去呢，壮壮考试考砸了，可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吧？”晨亮也顺着晨红的话劝她：“就是嘛，你跟自己的身体较什么劲嘛！”

朱燕珍翻了个身闷头抽泣起来：“不过了，这日子没什么好过了。辛苦这么多年，想不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”

晨红和吕母面面相觑，无可奈何，晨亮也没辙了，坐在一边不住地长吁短叹着。

5

吕母卧室的阳台上，壮壮坐在小凳子上，失神地透过阳台的铁栅栏向楼下望着。邹志蹲在他的左边拆一包山东薄饼。小鲁蹲在他的右边拆一包牛肉干。

小鲁先塞了一块牛肉干在自己的嘴里，然后把牛肉干递给壮壮。

邹志捏了捏壮壮的细胳膊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你瘦的，哪还像什么壮壮啊？你就叫瘦瘦得了。快拿着，你得吃东西，听话。”

邹志把薄饼硬塞到壮壮手里，壮壮拿着薄饼还是低着头一动不动。邹志有点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才好了。他求助似的看了看小鲁，想不到小鲁正在一边大嚼牛肉干。“喂，你别光顾着自己吃啊，让你劝劝壮